



三峡红叶情

□吴吉财

作别西天的云
是三峡杜鹃，漫山开
千年望帝庙的血痕里
燃尽了芳华

滚滚长江水
卷旧事入海
两岸猿啼裂空
一声牵挂，一声等待
诉尽无奈

作别西天的云
红叶润红了秋露
一滴，是离人的眉黛
梦里你归期未改
孤舟还在江头徘徊

谁把相思，种进巫山的叶
谁将诺言，沉在西陵的潮
西天的云散了
杜鹃的魂还在
望帝庙的残烛，映着千年苍苔
未了的债
红叶一一揽入怀

江水滔滔
作别满山鹃影
唯有那片等待，嵌在红叶里
岁岁重来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

大雪

□潘昌操

大雪并未见雪，并非自相矛盾
至少有风，至少有缤纷的黄叶
当大雪漫天飞舞的时候
覆盖的是真相的时间
覆盖的是脚印
走在路上的人仿佛踩着天空的承诺
该还给大地点什么了
就像信守承诺的叶子寻找归宿
当想象中的雪花片片飞天而下
一定是从天而降好的消息
就像爬坡上坎踏过的石梯
从第四梯到第三梯
一步一步踏下去，一步一步升高
离天更近了，手指可触摸云朵
触摸雪，那浪漫的人生
那么多边形棱角的高冷
至此该潜藏的就慢慢收藏吧
曾有的愿望从此而雪盛
一直赶路的人不在乎季节寒冷
大雪披上的那件洁白的厚衣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一菜一饭见烟火

□王浩

日隐西山，夜色渐浓，街道边霓虹闪烁。楼上的几家餐厅依旧热闹，但我并不喜欢那种觥筹交错的嘈杂。我喜欢寻一处安静的小店，点上一份熟悉的盖饭细细品味，以此来记录城市的慢节奏。

盖者，覆也。将炒好的菜肴覆于米饭之上，便是盖饭独有的灵魂。有心的老板会把米饭先装进碗里压实，再倒扣在盘中形成一座“小丘”。用来盖浇的菜往往与点菜一致，只是分量稍少一些，而价钱比单独的一盘点菜要便宜许多。夜色朦胧中，一菜一饭便将美味与简约诠释清楚，堪称城市饭食中的经典。

盖饭，凝聚着读书人的青春。它见证了我从高中走向大学的所有历程，陪伴着我一步步走向成熟。

读高中的时候，巨大的学习压力很容易让人产生饥饿。学生时代，手里的钱不多。点菜太贵，面条又不抗饿，盖饭便成了我的最佳选择。吃着盖饭，我熬过了高三的寒冬。“以中有足乐者，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”元末明初政治家、文学家宋濂的这两句话一直激励着我。当梦想与苦难同时出现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盖饭便能让我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进出校门自由了许多。在饭点时间，我常与同学到校外去吃盖饭。时隔多年，我依然记得北苑美食街上那些盖饭的名字。青春已逝，盖饭依旧。那种平凡中的美味早已在记忆中扎下根须，让我在朦胧的夜色中依然能够看到青春的影子。

盖饭，记录着打工人的甜蜜。炎炎夏日，城市的空气中翻腾着热浪。大大小小的空调开始乐此不疲地演奏，把室内的暑气一一排出，让空气变得更加炽热。

饭点到了，简约的餐馆里便挤满了不同的食客，有从建筑工地上来的大叔，也有从写字楼里来的文员。也许是太热的缘故，店内空调的制冷效果并不太好，只能依靠一台巨大的风扇来解暑。菜单上的小吃很多，但盖饭依然是最好的选择。饭吃完了可以再加，热心的老板会提前准备一盆自制的泡菜，让食客能在简约的饭菜中享受满足。吃着盖饭，喝着啤酒，打工人暂时忘记了疲劳。酒足饭饱，一杯免费的老鹰茶成了打工人用餐的最后仪式。

休息片刻，打工人便要离开饭馆，继续与炽热的夏天搏斗。小小的一碗盖饭，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。生活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，粘满泥土的双手，往往来不及洗净。盖饭给了他们难得的悠闲，让他们在简约的饭食中找到一丝甜蜜。

盖饭，慰藉着羁旅人的孤独。“秋灯一点映笼纱，好读楞严莫念家。”夜已入深，窗外的喧闹声渐渐消失，纱帘上只剩下一点霓虹的影子。寒风瑟瑟，灯下执笔。优美的文字也许可以让人暂时忘记思乡，但腹中的空虚感是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。

披上厚衣，匆匆下楼。深夜的街上人并不多，一些外卖小哥在夜餐店里来回穿梭。冰冷的夜空彩色弥漫，那是光与雾的结合。

选择吃盖饭，不仅仅是因为它便宜实惠，更多是一种情怀。吃着熟悉的盖饭，身上便突然涌来一阵燥热。在寒冷的秋夜里，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饭，恰似老家土灶中燃烧的柴火。温暖和美味充满全身，渐渐地忘记了冷，也忘记了孤独。
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而盖饭恰是这清欢中的极品。它诠释着平凡与价值，也凝聚着生命与烟火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坝坝上的“节日”

□章权

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坝坝电影仍是老家乡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那时看场坝坝电影，是件很奢侈的事情，大家高兴得像过节一样。

有一年，生产队喂了头大肥猪，大家都盼着宰杀把肉分了。杀猪那天，队长说：“留两斤半肥半瘦的肉腌制存放，用来招待放电影的同志。”可见，那时电影放映员的地位有多高。

我第一次看坝坝电影还没上小学。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，队长拿着铁皮话筒站在坡上高喊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今晚要放电影哟，地点在生产队坝子。”消息像长了翅膀，很快飞进方圆十多里的家家户户，整个山村都沸腾起来了，孩子们更是乐开了花。

当天下午3点过，我和小平、亚林等几个小伙伴，便跟着父母出门了。当我们气喘吁吁赶到大坝时，坝子上已摆放了各式各样的板凳，有些还是就地取材用瓦块垒的。除了本队的人，其他生产队的人也来了不少。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，我和小平在梯坎上用石头砌出高高的凳子，连上厕所都要轮流去，以防别人占领这块“风水宝地”。

下午5时许，在望眼欲穿中，三个陌生人挑着机器、背着箱子来了。“来了来了，放电影的来了！”人们一齐呼喊起来。生产队的领导全部迎了上去，领头的白衬衣中年男人站在坝子中央，环视一圈后，左手一挥：“幕布就挂那里！”那动作，仿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挥动千军万马。同行的两人将两根竹竿左右竖起，随后安装幕布、调试发电机，架设电线和放映机……

天色渐暗，坝子上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想知道放啥子电影。有人说是打日本鬼子的，也有人说是抓国民党特务的，还有人说是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”，一位80多岁的婆婆说：“要是放梁山伯和祝英台才好哩！”正在大家争论时，刚吃完晚饭的白衬衣信步走来，对着扩音器大喊：“同志们，请安静，电影马上开始了，今晚放的是革命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。”

“哇，太好了！是个打仗的电影。”

坝子上的小崽儿们一阵喧哗。

电影开始了。白雪皑皑、林海莽莽，朔风吹、林涛吼，银幕上一队英武的解放军战士急速出现……当侦察英雄杨子荣亮相时，坝子上的人们欢呼起来：“杨子荣来了！”“杨子荣枪法好准！”“杨子荣打老虎比武松还厉害！”见吵闹声太大，白衬衣用高八度音量喊道：“请大家安静，请大家安静！”

到了“打虎上山”时，坝子上突然乌云翻滚，狂风呼啸。大家仍聚精会神地望着银幕，大有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之淡定。“咔嚓”，一声惊雷炸响，闪电划破长空，接着“轰隆轰隆”几声巨响，一场大雨降了下来。坝子上各种呼声此起彼伏，人们纷纷逃离坝子。

夏夜的雨说来就来、说停就停，不一会儿，雨就停了。白衬衣跑到坡上高喊：“同志们，雨停了，我们决定继续放映！”于是，大家又兴冲冲回到坝子上，地上湿湿的，但大家的观看热情却丝毫未减。

真是糟糕！电影刚放了几分钟，机器出故障了，人们躁动起来。白衬衣扯起喉咙喊：“同志们不要慌、不要乱，刚才雨水把机器淋湿了，放映机出了故障，我们正在抢修。”

约一个半小时后，机器修好了。可我却睡着了，直到亚林使劲摇醒我：“快看哟，快看哟，解放军正在消灭座山雕。”我揉揉双眼，只见银幕上，解放军战士穿林海、跨雪原，直捣威虎山与杨子荣里应外合，杨子荣纵身跃起弹无虚发……意犹未尽中，又传来白衬衣的声音：“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晚的电影结束了，谢谢观看！”霎时，人们打着火把、点着马灯、亮着手电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后来，我看了很多电影，但都没有那场坝坝电影留下的印象深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难忘善意

□易靖杰

南国的冬，原来也有刀刀般的锋芒。深圳一月的风穿过楼宇，把我单薄衣衫下的体温一点点夺走。放学路上，我缩着肩膀前行，每个关节都冻得发僵。

就在意识快要被寒冷凝固时，一缕焦香破风而来。街角那辆推车旁，卖红薯的大叔正低头拨弄炉火。火光映着他褪色的军绿色外套，照亮了他手心厚厚的老茧。

我的手指在口袋里摸索，三枚一元硬币在掌心叮当作响。五元一斤的价格牌在寒风中晃动，像一道透明的墙。我站在摊位三步之外，双脚像被冻在地上。

“同学，来块红薯？”大叔抬起头，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。

我摇摇头：“钱……不够。”

他看了看我冻得发红的鼻尖，铁铲在炭火中翻动几下，挑出最大的一个红薯递过来：“拿着，趁热吃。”

我没有接。三枚硬币在掌心被汗水濡湿，自尊和寒冷在体内交战。那一刻，我突然看清了许多细节：他袖口磨损得露出线头，推车把手的油漆剥落成地图模样。

“天冷。”他又说。就是这两个字，让我明白这不是施舍，而是一个经历过寒冷的人，对另一个寒冷中人的懂得。

红薯接在手里的瞬间，温暖从掌心直

达心底。金黄的薯肉像一捧凝固的阳光。咬下第一口时，甜糯在舌尖化开，暖流沿着喉咙流进胃里，再扩散到四肢百骸。

我站在街边吃完了一整个红薯。大叔始终低头照看炉火，没有再说话。临走时，我把三枚硬币悄悄放在推车边缘，他看见了，只是摆摆手，眼里有笑意一闪而过。

第二天，我攥着凑齐的五元钱去找他。推车不见了。后来听说，他去了别处谋生。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他。

如今走过那条街，烤红薯的焦香早已被奶茶店的甜腻取代。但我总会停下脚步，在记忆里重新点燃那炉炭火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善意是平等的看见，他看见了我的寒冷，我也看见了他的不易。

这份善意很小，小到只是一句“天冷”，一块红薯；但它又很大，大到能照亮一个人多年的成长之路。这些年，每当我在街头遇见摆摊的人，总会想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。我会买下并不急需的东西，会对递来传单的人说声谢谢。这些微小的举动，都是对那份温暖的遥远回应。

那缕焦香或许终将淡去，但掌心的温度和暖心的善意不会。它已经成为我身体里永远的炭火，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时刻，悄然复燃。

(作者系文学爱好者)

